

明清時代《朱子家禮》的普及與傳播

楊志剛*

摘要

中國古代禮學史上，南宋出現的《朱子家禮》據有承上啟下的地位¹，本文主要論述其在明清時代如何普及與傳播的問題。

明清時代《朱子家禮》的普及，以明初朱學定於一尊、《朱子家禮》被吸納進國家禮制為時代背景而展開。爾後，圍繞《朱子家禮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「家禮學」著述類型，並湧現出數量眾多的此類作品；藉此，《朱子家禮》得到更廣泛的傳播。雖然對《朱子家禮》的評價也逐步趨於多元化，甚至出現了抵制和反對的聲音，但在「家禮學」範圍內，《朱子家禮》的獨尊地位沒有移易；甚至在更大的思想意識層面，《朱子家禮》的尊崇地位也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撼動。由此明清兩代在相當大的地域和不同程度上，《朱子家禮》得以傳播、普及並產生重大影響，成為民間通用禮。本文擬從四個方面，就「明清時代《朱子家禮》的普及與固定過程」展開論述。首先，考察明初《朱子家禮》如何進入國家禮制；然後探討《朱子家禮》的「一尊」地位及在多元評價中的延續；進而從禮俗層面分析《朱子家禮》在各地傳播、普及的具體情形；最後對《朱子家禮》的文本進行若干梳理。

關鍵字：明清時代 普及 傳播

*復旦大學

¹ 參見拙文《中國禮學史發凡》，載《復旦學報》1995 年第 6 期，收入陳其泰等主編《二十世紀中國禮學研究論集》，學苑出版社 1998 年。

The Popularization and Spread of Zhu `s Family Rit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

Yang Zhigang*

Abstract

The spread of Zhu `s Family Rite widely related to Zhu Xi's Theory as the first theory and Zhu `s Family Rite as the part of country etiquette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. There were many academic works about Zhu `s Family Rite,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omments on Zhu `s Family Rite, not only positive evaluations but also negative evaluations, even opposition. The book Zhu `s Family Rite was widely popular in the society and families and Zhu `s family rites became a folk common rites at that time.

Keywords : Ming, Qing, Popular, Spread

一、《朱子家禮》的地位在國家制度層面得到確立

《明史·禮志一》載：

「明太祖初定天下，他務未遑，首開禮、樂二局，廣徵耆儒，分曹討究。」

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三十餘年裏，下令編纂的禮書有：《存心錄》、《大明集禮》、《孝慈錄》、《洪武禮制》、《禮儀定式》、《諸司職掌》、《稽古定制》、《國朝製作》、《大禮要議》、《皇朝禮制》、《大明禮制》、《洪武禮法》、《禮制集要》、《禮制節文》、《太常集禮》、《禮書》等。²如此大規模並且持續不斷地定禮建制，在中國歷代皇帝中誠不多見。《明史·禮志一》開篇引歐陽修的名言：「三代以下，治出於二，而禮樂為虛名。」緊接著話鋒一轉，說：

「要其用之郊廟朝廷，下至閭里州黨者，未嘗無可觀也。惟能修明講貫，以實意行乎其間，則格上下、感鬼神，教化之成即在是矣。安見後世之禮，必不可上追三代哉。」

此話應為有感而發，針對的是明代的禮儀教化包括明初對禮樂的極度推重。

《明史·禮志》、《大明令》顯示，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明廷即有意識地下令在民間推行《朱子家禮》。³爾後，洪武二年八月，朱元璋「詔諸儒臣修禮書。明年告成，賜名《大明集禮》。其書准五禮而益以冠服、車輅、儀仗、鹵簿、字學、音樂，凡升降儀節，制度名數，纖悉畢具。」⁴《大明集禮》（以下簡稱《明集禮》）在家庭的冠婚喪祭禮儀方面，多處採納《朱子家禮》，在國家制度層面肯定並襲用《朱子家禮》。無論於《朱子家禮》的傳播史，還是於明清禮制沿革的角度，這都是一件大事，值得究談。

《明集禮》由徐一夔、梁寅、劉于、周子諒、胡行簡、劉宗弼、董彝、蔡深、滕公琰、曾魯等撰集。⁵又據《明太祖實錄》卷五六，《明集禮》於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九月修成，50卷。然嘉靖年間刊印的亦即現所見之本，為53卷本。⁶下面我們就來瞭解《朱子家禮》被采入《明集禮》的具體情況。

² 《明史·禮志一》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
³ 例如，《明史·禮志九》「庶人婚禮」條載：「《朱子家禮》無問名、納吉，止納采、納幣、請期。洪武元年定制用之；下令禁指腹、割衫襟為親者。凡庶人婚娶，男年十六，女年十四以上，並聽婚娶。」另《大明令》卷二：（洪武元年）「凡民間嫁娶，並依朱文公《家禮》」。

⁴ 《明史·禮志一》。

⁵ 其中三位作者，《明史·禮志一》作「周子諒」、「蔡深」、「滕公琰」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提要》作「周於諒」、「蔡琛」、「滕公瑛」。

⁶ 《明集禮》長期藏於內府，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世宗命內閣發秘藏刊佈天下。如何多出3卷，清人認為系嘉靖時候「纂入」的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說：「嘉靖八年，禮部尚書李時請刊《大明集禮》。九年六月梓成。禮部言是書舊無繕錄，故多殘缺，臣等以次銓補，因為傳注，乞令史臣纂入以成全書，云云。所稱五十卷者，或洪武原本，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靖中刊本，取諸臣傳注及所銓補者纂入原書，故多三卷耳。」《提要》還指出了《明集禮》卷一出現的一個明顯的矛盾之處，認為「一卷之內自相矛盾若此，則其為增入可知」也。

（一）祠堂制度

先考察朱熹創擬的祠堂制度明初如何被采入官方禮制。《明集禮》卷六《吉禮六·宗廟》所設「品官家廟考」⁷、「祠堂制度」、「神主式」、「櫝輶籍式」、「櫝式」、「尺式」等條，與《朱子家禮》相關。《明集禮》「品官家廟考」云：

「……先儒朱子約前代之禮，創祠堂之制，為四龕，以奉四世之主，並以四仲月祭之。其冬至、立春、季秋、忌日之祭，則又不與乎，四仲之內，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為常。凡品官之家，立祠堂於正寢之東，為屋三間。外為中門，中門為兩階，皆三級，東曰阼階，西曰西階。階下隨地廣狹，以屋覆之，令可容家眾敘立。又為遺書、衣物、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，繚以外垣，別為外門，常加局閉。祠堂之內，以近北一架為四龕，每龕內置一桌。……國朝品官廟制未定，於是權仿朱子祠堂之制，奉高、曾、祖、禰四世之主，亦以四仲之月祭之，又加臘日、忌日之祭，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。至若庶人，得奉其祖父母、父母之祀，已有著令，而其時享於寢之禮，大概略同於品官焉。」

再看「祠堂制度」條，其曰：

「祠堂三間，外為中門，中門外為兩階，皆三級，東曰阼階，西曰西階。階下隨地廣狹，以屋覆之，令可容家眾敘立。又為遺書、衣物、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，繚以周垣，別為外門，常加局閉。祠堂之內，以近北一架為四龕，每龕內置一桌。高祖居西，曾祖次之，祖次之，父次之。神主皆藏於櫝中，置於桌上南面，龕外各垂小簾。簾外設香桌於堂中，置香爐香盒於其上。兩階之間又設香桌，亦如之。若家貧地狹，則止為一間，不立廚庫，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，西藏遺書衣物，東藏祭器亦可。地狹，則於廳事之東亦可。」

這《明集禮》「祠堂制度」共計 190 餘字，全部出自《朱子家禮》，全然是後者卷一《通禮·祠堂》兩段注文的縮編。⁸

可資對照的還有，《明史·禮志六》「群臣家廟」條的一段文字，縮寫自《明集禮》卷六「品官家廟考」和「祠堂制度」：

「明初未有定制，權仿朱子祠堂之制，奉高、曾、祖、禰四世神主，以四仲之月祭之，加臘日、忌日之祭與歲時俗節之薦。其庶人得奉祖父母、父母之祀，已著為令。至時享於寢之禮，略同品官祠堂之制。堂三間，兩階三級，中外為兩門。堂設四龕，龕置一桌。高祖居西，以次而東，藏主櫝中。兩壁立櫃，西藏遺書衣物，東藏祭器。旁親無後者，以其班附。庶人無祠堂，以二代神主置居室中間，無櫝。」

尚需留意的是，《明史·禮志六》「群臣家廟」條接著說：「洪武六年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。凡公侯品官，別為祠屋三間于所居之東，以祀高曾祖考，並祔位。祠堂未備，奉主於中堂享

⁷ 《明集禮·目錄》作「品官家廟考」，但正文本條的標題為「品官家廟」。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⁸ 具體講，是「君子將營宮室，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。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」的注文。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祭。」結合以上諸條史料得知，洪武六年（1373 年）之前，對於家庭祭祀祖先，明廷在國家禮制層面倡導「權仿朱子祠堂之制」。權仿的方式，根據各自的家居條件而定；主要的施行對象，為品官階層。

至於祭祖用的木主之制，《朱子家禮》訂有「神主式」、「櫝式」、「櫝輶籍式」（均圖配文），也全部搬入了《明集禮》。

（二）士庶冠禮

《明史·禮志八》「庶人冠禮」條載：「故冠禮之存者惟士禮，後世皆推而用之。明洪武元年詔定冠禮，下及庶人，纖悉備具。然自品官而降，鮮有能行之者，載之禮官，備故事而已。」

《明集禮》卷二十四《嘉禮八·冠禮》分「親王冠禮」、「品官冠禮」、「士庶冠禮」。「士庶冠禮」條總敘云：

「古者冠禮唯士獨存。後世之所謂冠儀，皆推士禮為之也。漢晉以來士禮廢而不講，至於唐宋乃有士庶通禮。雖采士冠儀文，然失之太繁。今以《文公家禮》為準，而定士庶冠禮。有官者，公服、帶、靴、笏；無官者，襴衫、帶、靴、通用皂衫、深衣、大帶、履、櫛、須、掠。其筮日、戒賓、醴、祝之儀，一遵《儀禮》，具著於後，以為今日通行之制。」

洪武元年僅「詔定冠禮，下及庶人」，而一年後《明集禮》所訂「士庶冠禮」則重點參照了《朱子家禮》，這是值得關注的變化。明廷所訂士庶冠禮也因此趨於簡明易行，並與「親王冠禮」、「品官冠禮」的繁縟形成醒目的區別。

又，《明史·禮志八》「品官冠禮」條言：「古者男子二十而冠。」而「庶人冠禮」條則謂：「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，皆可冠。」與《明集禮》「士庶冠禮」所言相同。其依據都在《朱子家禮》。⁹

（三）庶人婚儀

《明史·禮志九》「庶人婚禮」條載：「《禮》云『婚禮下達』，則六禮之行，無貴賤一也。《朱子家禮》無問名、納吉，止納采、納幣、請期。洪武元年定制用之；下令禁指腹、割衫襟為親者。凡庶人婚娶，男年十六，女年十四以上，並聽婚娶。」《朱子家禮》對傳統婚禮中的「六禮」進行省簡，這一做法洪武元年被明廷採用。¹⁰反對指腹為婚，主張男孩 16 歲以上、

⁹ 司馬光《書儀》主張「二十而冠」。《朱子家禮·冠禮》：「男子年十五至二十，皆可冠。」注云：「自十五以上，俟其能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粗知禮義，然後冠之，其亦可也。」

¹⁰ 《朱子家禮》卷三「納幣」下注云：「古禮有問名、納吉，今不能盡用，止用納采、納幣，以從簡便。」另外《朱子家禮》也不突出「請期」這個環節。《朱子家禮·婚禮》重點在：議婚，納采，納幣，親迎，婦見舅姑，廟見，婿見婦之父母。若追溯歷史，這種省並「六禮」的做法，《宋史·禮志十八》、《元典

女孩 14 歲以上可以婚娶，也都是《朱子家禮》的觀點。¹¹

《明集禮》卷二十八《嘉禮十二·婚禮》分「品官（婚禮）」和「庶人（婚儀）」，「庶人（婚儀）」條特意指出，是依據《朱子家禮》中的「庶人婚儀」，「擬國朝庶民婚儀」。而「品官（婚禮）」則上接唐禮，不言《朱子家禮》。由此筆者提出，《朱子家禮》進入國家禮制似呈三種不同的形態：一、《朱子家禮》的祠堂制度，是先為品官階層接受，然後傳播、擴散到士庶。二、相形之下，《朱子家禮》的冠婚儀制，先浸入庶民社會，再影響、傳播到品官階層，呈反向趨勢。其三，《朱子家禮》的喪儀同時影響品官、士庶，詳下。

（四）品官喪儀，庶人喪儀

《明集禮》卷三十七《凶禮二·喪儀》分「品官（喪儀）」和「庶人（喪儀）」。「品官（喪儀）」總敘云：「……今本之《周經》、稽諸《唐典》，而又參以《朱子家禮》之編，列其名物之概，次其儀文之節，斟酌之以著於篇，俾有所法。」

「庶人（喪儀）」總敘云：「……故五服之制，無間乎上下。禮經所載，公卿士庶之禮，多可通行。而唐宋所定《家禮》之所載，庶人與品官亦不甚懸絕。所不同者，衣衾、棺槨、儀物、器饌之厚薄而已。今酌之于古，准之於今，務為可行，以著於篇。」《明集禮》「庶人（喪儀）」雜采唐制、宋制（有時合稱唐宋制）、《家禮》。

可互相印證的是，《明史·禮十四》「品官喪禮」條言：「品官喪禮載在《集禮》、《會典》者，本之《儀禮·士喪》，稽諸《唐典》，又參以《朱子家禮》之編，通行共曉。」同卷「士庶人喪禮」條言：「《集禮》及《會典》所載，大略仿品官制，稍有損益。」

（五）喪服制度、喪儀圖

《明集禮》卷三十八《凶禮三》條列喪服制，並配圖。其喪服制遵從《朱子家禮》，其中「喪服圖」條的 320 多個文字，直接來源於《朱子家禮》。《明集禮·凶禮三》計有「本宗五服之圖」、「三父八母之圖」、「妻為夫党服圖」、「襲含哭位之圖」、「小斂圖」、「大斂圖」和另 23 個半頁的喪服圖式，對照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性理大全書》收入的《家禮》，「本宗五服之圖」、「三父八母之圖」、「妻為夫党服圖」、「襲含哭位之圖」、「小斂圖」、「大斂圖」全部采自《家禮》（有些局部進行了簡化），超過一半的喪服圖式采自《家禮》（有些作了簡化，有

章》已有記載。參見拙著《中國禮儀制度研究》第 376-378 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年。

¹¹ 《朱子家禮·婚禮》「議婚」注云：「世俗好于繼祿童幼之時，輕許為婚。亦有指腹為婚者，及其既長，或不肖無賴，或身有惡疾，或家貧凍餒，或喪服相仍，或從宦遠方，遂至棄信負約、逮獄至訟者多多。是以先祖太尉嘗曰：吾家男女必俟既長，然後議婚。」又，古禮男三十而娶，女二十而嫁。宋代有時與男年十五、女年十三以上可婚嫁的。《朱子家禮》提出「男子年十六至三十，女子年十四至二十」可議婚，如此「參古今之道，酌禮令之中，順天地之理，合人情之宜」。

些調整了排列組合)。

需要提及的是,《明集禮》編竣未幾,洪武七年(1374年),朱元璋因孫貴妃之死而敕禮官重新厘定喪服制度,並於當年修成,名《孝慈錄》,著錄五服喪制。朱元璋甚至親自作序,更「復圖列於《大明令》,刊示中外」。¹²通過《孝慈錄》,朱元璋對傳統喪制做了一些調整,¹³但《孝慈錄》的很多內容仍沿用了《朱子家禮》。

二、《朱子家禮》的「一尊」地位及在多元評價中的延續

《明史·禮志一》云:「永樂中,頒《文公家禮》於天下。」此所謂「頒《文公家禮》於天下」,最重要的舉措,指的應該就是纂修《性理大全》(又名《性理大全書》,以下統稱《性理大全》)並全文收錄《朱子家禮》。¹⁴

永樂年間,明成祖朱棣為統一思想,防範「天下士所為學,言人人殊,俗異而政無統」¹⁵,特命翰林學士胡廣編纂《四書五經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,匯輯宋元各家理學之說,頒行全國,作為學校教育的基本教材,和科舉考試的基本內容與標準答案。此外凡不符合程朱理學的則視為異端予以排斥。朱棣還為《性理大全》作序,說:

「……集先儒成書及其論議、格言,輔翼五經、四書,有裨於斯道者,類編為帙,名曰《性理大全》。……遂命工鋟梓,頒佈天下,使天下之人,獲睹經書之全,探見聖賢之蘊。由是窮理以明道,立誠以達本,修之於身,行之於家,用之於國,而達之天下。使家不異政,國不殊俗,大回淳古之風,以紹先王之統,以成熙雍之治,將必有賴於斯焉。」

侯外廬等主編的《宋明理學史》對明初朱學統治的確立及《性理大全》的朱學印跡,作有詳細的考論,可參見,¹⁶茲處不贅。需要強調的是,朱棣《性理大全》御制序中說的「所謂道者,人倫日用之理,初非有待於外也」,大概最能用來說明這套旨在「家孔孟而戶程朱」的「大全」,何以選中、收錄《朱子家禮》。所謂「人倫日用之理」,絕然離不開禮尤其是家禮。當年朱熹已有言在先:

「凡禮有本有文,自其施於家者言之,則名分之守,愛敬之實,其本也。冠婚喪祭,儀章度數者,其文也。其本者,有家日用之常禮,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。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

¹² 《明史·禮十四》。

¹³ 最大的改動,是定子為父母,庶子為其母皆服斬衰三年,嫡子、眾子為庶母皆服齊衰杖期。

¹⁴ 《性理大全》七十卷,系宋代理學著作與理學家言論的彙編,採錄宋儒之說共一百二十家。前二十五卷收入宋儒著作九種,計卷一為周敦頤《太極圖說》,卷二、卷三為周敦頤《通書》,卷四為張載的《西銘》,卷五、卷六為張載的《正蒙》,卷七至卷十三為邵雍的《皇極經世書》,卷十四至卷十七為朱熹的《易學啟蒙》,卷十八至卷二十一為朱熹的《家禮》,卷二十二、卷二十三為蔡元定的《律呂新書》,卷二十四、卷二十五為蔡沈的《洪範皇極內篇》。第二十六卷以後分十三個專題彙編各家言論,列為「理氣」、「鬼神」、「性理」、「道統」、「聖賢」、「諸儒」、「學」、「諸子」、「歷代」、「君道」、「治道」、「詩」、「文」。

¹⁵ 《明史》卷六十二《選舉志》。

¹⁶ 侯外廬、邱漢生、張豈之主編:《宋明理學史(下)》第7-54頁,人民出版社1997年。

道之始終，雖其行之有時，施之有所，然非講之素明，習之素熟，則其臨事之際，亦無以合宜而應節，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。」¹⁷

朱熹在這篇《家禮序》中又言，經由編訂家禮、踐履家禮，「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，謹終追遠之心，猶可以復見；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，亦或有小補。」黃幹《書家禮後》強調：「是書已就，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，學者其可不盡心與。」¹⁸是以又可明瞭，宋元以降何以興起「家禮學」，一一實乃家禮被強調成為「治國」、「崇化導民」的基礎、工具與邏輯起點。

《朱子家禮》在明代學人中受到推崇，擁有獨尊的地位，可以丘濬和楊慎的話為例。丘濬（1418-1495 年，字仲深，號瓊台）輯有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，大大的有功於《朱子家禮》的傳播。他在該書的「序」中開頭即道：

「禮之在天下，不可一日無也。中國所以異於夷狄，人類所以異於禽獸，以其有禮也。禮其可一日無乎？成周以禮持世，上自王朝，下至於士庶人家，莫不有其禮。秦火之厄，所餘無幾；漢魏以來，王朝郡國之禮，雖或有所施行，而民庶之家，則蕩然無餘矣。……文公先生因溫公《書儀》，參以程張二家之說，而為《家禮》一書，實萬世人通行之典也。」¹⁹

接著他又指出：「禮之在人家，如菽粟布帛然，不可斯須無之。讀書以為儒，而不知行禮，猶農而無耒耜，工而無繩尺也，尚得為農工哉？夫儒教所以不振者，異端亂之也。異端所以能肆行者，以儒者失禮之柄也。時之學儒者，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，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。自吾失吾禮之柄，而彼得以乘間。……噫！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，而不知所以，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，失其本矣。竊以為《家禮》一書，誠辟邪說正人心之本也。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，家行此禮，慎終有道，追遠有儀，則彼自息矣，儒道豈有不振也哉。」他把振興儒教和世道人心的希望，寄託于對《朱子家禮》的宣傳、踐履。

楊慎（1488-1559 年，字用修，號升庵），正德年間狀元，史傳推其為明代記誦之博、著作之富的第一人。嘉靖三年（1524 年）因在大禮議之爭中觸怒世宗而受杖笞，隨後謫戍至雲南，並在戍所終老。在他眾多的著述中，有一本《別本家禮儀節》²⁰，說明他關注過「家禮學」。他有一篇流傳頗廣的家禮序，以為《家禮》補《周禮》之未備，可以「引人於孝子慈孫之列」，「引人於端人正士之林」，「引人于安分循理之地」。楊慎甚至提出：「人不熟二經（按：指《周禮》、《家禮》）者，猶之人不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面牆而立，跬步行不去，何以申孝思，何

¹⁷ 此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《性理大全》本《朱子家禮》「常禮」作「常體」，「不可以一日而不講」作「不可一日而不講」。

¹⁸ 載宋刻本《家禮》卷首，收入「孔子文化大全」，山東友誼書社 1992 年。又見黃幹《勉齋集》。

¹⁹ 丘濬輯：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（八卷）卷首《家禮儀節序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第 114 冊，齊魯書社 1997 年。

²⁰ 《四庫全書總目·別本家禮儀節提要》對該書評價很差，全文為：「舊本題明楊慎編。慎有《檀弓從訓》，已著錄。是編前有慎序，詞極鄙陋。核其書，即丘濬之本，改題慎名。其圖猶為猥瑣，送葬圖中至畫四僧前導，四樂工鼓吹而隨之。真無知坊賈所為矣。」

以裕後昆，何以敦教化，何以厚風俗？」楊慎這話，必讓人想起清儒朱彝尊在《道傳錄序》中對明代朱學獨霸思想界的評論：「世之治舉業者，……以言《詩》，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；以言《禮》，非朱子之《家禮》弗敢行也。……言不合朱子，率鳴鼓而攻。」²¹

但是，《朱子家禮》受到推崇，更多的恐怕是在「名分」的層面上。《朱子家禮》的整套儀軌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踐行於現實生活，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。加之時移世易，《朱子家禮》也在歲月流逝中逐漸變而為「古禮」，它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為各地的時俗民風所接納（或其對時俗民風加以規範和轉變），這又是一個問題。由此我們可以從一個特定角度予以解釋，為何明代會不斷地有注解、增刪《朱子家禮》的家禮類書籍出現。對此，近年已有研究者加以垂意，例如臺灣何淑宜的論文《明代士紳與通俗文化的關係——以喪葬禮俗為例的考察》就曾指出：「（明代）知識份子對儒禮的提倡，並非執著於以復古為職志。他們深切體會古代禮經中部份禮文已經不合時宜的事實，為求儒禮能有效行於民間，檢討禮制並適時加以修改遂成當務之急。這在當時大量出版的《家禮》類注釋書籍及喪葬類禮書中可以看出。這些私修禮書大部份雖然形式與內容仿自《朱子家禮》，但由其中對《家禮》條文的釋疑與增刪，可見士人借著禮文調整儒禮與民間喪俗落差的用意。」²²

不過宋元以後湧現的家禮類著述事實上又為《朱子家禮》起到了進一步造勢的作用。所有的這類著作，一直到清朝結束，大率都依附于《朱子家禮》。《朱子家禮》在明清「家禮學」中始終佔據主導和核心的地位；不妨可以說，《朱子家禮》在明清「家禮學」中已然擁有「經」的地位，其餘都是「傳」、「注」、「疏」之類。茲引數例。明代王叔杲撰《家禮要節》，隆慶辛未（1571年）春三月王叔杲作「敘」，曰：「予家自先世敦行族約，其所以節文之者，實惟《文公家禮》。因刪繁撮要，稍稍損益，俾簡而易從，總為一帙，曰《家禮要節》。」²³元末明初鄭泳撰《鄭氏家儀》，卷首有歐陽玄《義門鄭氏家儀序》，云：「……宋司馬文正公，本《周禮》而酌古今之儀，著為《書儀》，有《居家雜儀》，冠婚喪祭等禮皆實行之於家，以為後人法。其後子朱子略加去取，定為《家禮》，而天下後世始可遵而行之矣。婺浦江有義門鄭氏，自宋迄今十世同居。其孫泳字仲潛，又遵《書儀》、《家禮》，而以謂古禮於今不能無少損益，必求其可行於今不悖于古者，並錄其家日用常行之禮，編次成書，名曰《鄭氏家儀》。」²⁴鄭泳在《鄭氏家儀》中自言：「今遵《家禮》而略有損益者，蓋時或有所禁，而禮樂之器之文不得不異，吾求其質而已。嗚呼！是編也，乃吾家日用之儀，序次成書，傳之子孫，使謹守而勿廢。」萬曆進士呂坤撰《四禮疑》，其在《四禮疑序》中自謂：「嘗就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及《家禮會成》、《儀節》所未解者，作《四禮疑》。」²⁵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卻指出：該著「大旨亦

²¹ 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五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²²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年，指導教師：林麗月。據網路資料。

²³ 王叔杲撰：《家禮要節·敘》，明隆慶五年自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。

²⁴ 鄭泳撰：《鄭氏家儀》（不分卷），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第114冊。

²⁵ 呂坤撰：《四禮疑》五卷《喪禮》餘言一卷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間補修呂新吾全集

本於《書儀》、《家禮》，然好用臆說，未可據為典要。」

其實，宋元以後凡與社會生活之規範相關的著述，往往或多或少都受到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。如《泰泉鄉禮》，參照、吸收了自王安石開始的保甲制度、藍田呂氏以來的鄉約制度、明代產生的里社祭祀制度以及《朱子家禮》等的內容，構造了一個「鄉禮」系統。²⁶這些著作的廣為傳播，又進一步烘托了《朱子家禮》的尊崇地位。

進入清代後，情形有所變化。特別是，第一、清廷編修《清通禮》，以此規範民庶生活，似含有替代《朱子家禮》之意。《禦制大清通禮序》第一句話便將重點落在「鄉閭」，謂：「伊古承天之道，治人之情，莫善乎禮。顧其為用，往往詳於朝廟，略於鄉閭。」查乾隆元年發佈的命令纂修《清通禮》的上諭，其首句已突出旨在「整齊萬民」，原話如下：「上諭朕聞三代聖王緣人情而制禮，依人性而作儀，所以總一海內、整齊萬民，而防其淫侈、救其凋敝也。」儘管《清通禮》仍沿襲唐《開元禮》、宋《太常因革禮》、《元通禮》²⁷、《明集禮》的五禮體系，但關注重點已下移至民庶，聚焦於如何化民成俗。該上諭接著說：「漢唐以後，雖粗備郊廟、朝廷之儀，具其名物，藏於有司，時出而用之，雖縉紳學士皆未能通曉。至於閭閻車服，宮室飲食，嫁娶喪祭之紀，皆未嘗辨其等威，議其度數，是以爭為侈恣，而耗散亦由之。將以化民成俗，其道無由。」然後乾隆提到：

「前代儒者，雖有《書儀》、《家禮》等書，而儀節繁委，時異制殊，士大夫或可遵循，而難施于黎庶。」

乾隆期望：「將冠、婚、喪、祭一切儀制，斟酌損益，匯成一書。務期明白簡易，俾士民易守。」所以後來《禦制大清通禮序》強調，要讓《清通禮》「家誦而戶習」，大有一改千百年來禮制大率停留在上層社會或藏諸密閣的積弊，推向社會，為後世垂範。²⁸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作者清楚地看出這一點，一語破的：「賜名曰《通禮》，信乎酌於古今而達於上下，為億萬年治世之範矣。」

第二、思想意識形態包括禮學思想的變動，帶來對《朱子家禮》的疑義甚至抵制。典型的事例如清朝顏李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李塨（1659-1733 年，字剛主，號恕谷），他曾嚴守《朱子家禮》，結果在一次居喪過程中因饑餓哀痛過度，幾乎斷送了性命，於是他提出《朱子家禮》不合人情，對程朱之學加以批判反思。

第三、清人王懋竑在其《白田雜著·家禮考》中否定《朱子家禮》為朱熹作品。此前元代

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經部第 115 冊。又，《文公家禮會成》八卷，明魏堂撰。上海圖書館藏《文公家禮會成》卷首有嘉靖丁巳（1557 年）刑部尚書何鼐所作序，曰：「（家禮）晦庵浚其源，瓊山衍其流，魏君要其極。」

²⁶ 廣東鄉紳黃佐於嘉靖九年（1530 年）撰。

²⁷ 見《清通禮》卷首《禦制大清通禮序》及上諭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²⁸ 同上。

應氏曾作《家禮辨》，認為《朱子家禮》非朱熹所作。可其文不傳，僅在丘濬所輯《文公家禮儀節》中提及，而丘濬對王氏辨偽之說又明確地加以駁正，並說明「愚恐學者惑於其說，故載其語而略辨之」。²⁹不同的是，王懋竑的觀點被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採用了，四庫館臣確信「是書之不出朱子，可灼然無疑。」並斷言：「雖云尊用其書，實未有能行者。故於其中謬誤，亦不及察，徒口相傳，以熟《文公家禮》云爾。」

以上三點，無疑對《朱子家禮》的價值、意義、作用的認識，帶來可能的負面影響。然而儘管如此，在「家禮學」的範圍內，《朱子家禮》的地位卻並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，也沒有出現其他的作品可以替代《朱子家禮》，以成為家禮的圭臬。讀一讀清人郭嵩燾校訂《朱子家禮》的序言，或可明瞭：

「二千餘年天下相為法守，獨康成鄭氏及朱子之書耳。《家禮》一書，其大端一依司馬氏《書儀》，而多本之鄭氏。其于宗法所以系其族行之尤力，言之尤詳，誠欲敦本善俗，以漸復乎古，舍是奚由哉？……自宋以來，代詳禮制，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，其文或繁或略，民間所尊尚，但知有《朱子家禮》，不知其他。其間為今世所遵行者，蓋亦十無二三也。嵩燾讀家禮之書，反而求之禮意，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，而達其變。稍仿秦溪楊氏家禮附注之例，發明所以異同，條次於後，以漸合乎人心治安，而通乎事變之會，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，以樂從事於復古。丘氏所訂《家禮》為近世通行本，頗刪削原文，參以己意，而益其繁。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，今一還朱子之舊，而疏通所疑。參稽討論要於可行，俟言禮之君子擇焉。」³⁰

郭嵩燾的話自有其所基於的價值觀為導向，但所言《朱子家禮》的獨尊地位，還是基本切於實際。從各地地方誌中大量的以《朱子家禮》作為某種標準的記載看，也佐證了這一點（詳下）。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一種「名分」上的尊崇。

三、從民俗資料看《朱子家禮》在各地的傳播和普及

明初《朱子家禮》在官方的制度設計和價值導向中確立起尊隆地位後，即以強勁之勢向民間傳播、擴散。多年前，我曾以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》³¹「華北卷」的資料為例，說

²⁹ 丘濬：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卷首「濬按」。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本。

³⁰ 郭嵩燾：《校訂朱子家禮本序》，郭嵩燾校訂本《朱子家禮》卷首，光緒十七年思賢講舍刊本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。

³¹ 丁世良、趙放主編：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》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（原書目文獻出版社）出版，1987年，1989年。分華北、東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中南、華東六卷，每卷以收錄有民俗資料的地方誌與現在行政區劃中有關的省、市、專區、縣的順序排列。選錄地方誌中各版本的不同內容，儘量保留時代較早或內容較好的版本。分七個大類：禮儀民俗；歲時民俗；生活民俗；民間文藝；民間語言；信仰

明《朱子家禮》在民間的傳播和普及程度。拙文指出：「在該書所收京、津和河北地區的有關婚、喪、祭禮的資料中，有 32 個州縣的志書直接提到諸如『均遵《文公家禮》』、『率如《文公家禮》』一類字句。」基於此類觀察，我提出《朱子家禮》實為近世中國的民間通用禮。³²下面，我仍依據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》，對除華北以外的地區再作考察，以勾畫《朱子家禮》在各地傳播和普及的大致情形。

（一）東北地區

此地民俗風情呈北方多民族融合的特色；地方誌中所述禮制，多沿用《清通禮》，或追溯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。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，主要體現在兩點：1、一些漢人大族形成興建祠堂的傳統，2、喪葬儀式或遵行《朱子家禮》。

例如，《遼陽縣誌》（四十卷·民國十七年鉛印本）載：「祭祖之禮，漢與滿、蒙不同。漢人世家大族，皆立宗祠，歲時致祭，備牲牢，陳俎豆，獻帛、侑食如儀。至庶人，則奉木主或宗譜而祭於寢，不過薦其時食而已。」³³類似的記錄不少，像《西豐縣誌》（二十四卷·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）：「祭祖之禮，漢與滿不同。漢人世家大族，皆立宗祠，歲時致祭，備牲牢，陳俎豆，獻帛、侑食如儀。至庶人致祭，則將木主之龕門展開，影像之幕解除，或以紙絹書某先人姓諱，以輩次排列，此即所謂『宗譜』，或曰『家譜』。若小戶人家，或以紅紙書某氏某門先遠三代宗親之位，懸之以代木主、宗譜。」³⁴另，《營口縣誌》（十篇·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）：「東三省建宗祠者少，皆祀主于中堂。」³⁵

喪制方面：

《開原縣誌》（八卷·咸豐七年刻本）：「（喪禮）行《文公家禮》之儀。」³⁶

《復縣誌略》（不分卷·民國九年石印本）：「（喪禮）遵宋司馬溫公《家禮》，然惟詩禮家行之，普通人民不爾也。」（按：司馬光著《書儀》，朱熹受其影響撰《家禮》）³⁷

《莊河縣誌》（十八卷·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）：「喪制沿用《家禮》，而繁簡不同，貧富有差。」³⁸

民俗；其他。

³² 參見拙稿《朱子家禮：民間通用禮》，載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》（中華書局）1994年第4期；《[朱子家禮]在中國近世文化史上的地位》，載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《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》第三十四輯（2001年3月）。

³³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東北卷》，第62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。

³⁴ 同上，第128頁。

³⁵ 同上，第138頁。

³⁶ 同上，第117頁。

³⁷ 同上，第146頁。

³⁸ 同上，第148頁。

《莊河縣誌》(同上):「莊境小康之家,遇有齊衰期功之喪,每遵文公所訂《家禮》。」³⁹

《鳳城縣誌》(十六卷·民國十年石印本):「喪禮,漢與滿、蒙大同小異。」⁴⁰

(二)西北地區

本文分華北、東北、西北、西南、中南、華東六大區敘述,但這些大區之內不同地域禮俗特點和文化傳統的差異,客觀存在,或大或小,必須留意。以西北地方論,儒禮的影響,總體上看,在陝西較大,甘肅次之,寧夏又次之。新疆、青海很弱,可以不論。

寧夏的地方誌偶爾會提及《朱子家禮》,說明《朱子家禮》在那里有所傳播。甘肅的情況,可以《甘肅新通志》(一百卷·光緒三十四年修宣統元年刻本)的幾則資料予以體現:

「喪禮 用《朱子家禮》,不做佛事。 葬前設奠,如《朱子家禮》。 喪,大斂、成服、致奠、題主,皆如《家禮》,惟多動鼓樂,宴賓客,作佛事,制紙彩,殊非古矣。 士大夫家,喪遵《家禮》,惟習俗移人,奢靡是競…… 喪,不事浮屠,略循《家禮》。 祭,視《文公家禮》,雖未具備,猶不甚遠。 祭奠(依)《文公家禮》,視家世斟酌行之。 仕宦家建宗祠,士庶即以主房作影堂,奉祖禰木主。 俗無宗祠,各奉祭木主於寢,歲時會親屬祭奠於墓。」⁴¹

陝西一定程度地行用《朱子家禮》。如:《陝西通志》(一百卷·雍正十三年刻本)載:

「喪,縉紳家多行《文公家禮》,不做佛事。鄉民雜用俳優,屢禁少止。」(《咸陽縣誌》)⁴²「葬祭之禮,文太青酌《文公家禮》分以三獻,邇之士大夫有遵行者。」(《三水縣誌》)⁴³

《咸陽縣誌》(二十二卷·清道光十六年重刻本)載:「喪禮 士大夫家遵循《家禮》而行,然習俗移人,侈靡是競,乃有盛作佛事,或招優酣飲者;甚有惑於陰陽家言,停棺不葬者。」⁴⁴

《涇陽縣誌》(十六卷·宣統三年鉛印本)載:「婚禮 允親似納采,下花似納幣。先期送奩,亦如陳設其室;次晨問安,亦如朝見舅姑。雖與古之六禮未能盡合,然較《朱子家禮》似不相背。」「祭禮 舊族多建祠宇,壬戌後無存者,歲時伏臘,皆各就其家設位而祀。」⁴⁵

據《三原縣新志》(八卷·清光緒六年刻本),也可見《朱子家禮》對當地的影響,如:「冠者,所以責成人之道也。冠禮廢,天下無成人。昔張南軒疑其難行,朱子曰:冠是自家屋里事,關了門,將巾冠與子弟戴,有甚難。今亦空谷足音矣。閑同縣中一二友人之,人亦未

³⁹ 同上,第156頁。

⁴⁰ 同上,第171頁。

⁴¹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西北卷》,第159-163頁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年。

⁴² 同上,第4頁。

⁴³ 同上,第5頁。

⁴⁴ 同上,第11頁。

⁴⁵ 同上,第29頁。

有甚非之者。自本《家禮》大意，略注儀節，願與好禮者講焉。」「邑中舊家世族，各立祠堂，四時享祭，俗節獻薦，與《家禮》俱不相遠。惟元旦奠獻，懸像中堂，十月一日焚紙寒衣，冬至門外焚紙，猶沿習俗。」這裡除提到依據《家禮》「略注儀節」，還說到一本注釋類的家禮著作——劉九畹《家禮補注》。⁴⁶

《盤屋縣誌》（八卷·民國十四年西安藝材印書社鉛印本）的記錄，同樣揭示了《朱子家禮》傳播中的一些側面及民俗的多樣性：「冠禮久未奉行，惟明孝廉劉來風考《朱子家禮》一行之後，督學曾公訪求遺典，來鳳具陳儀注，擇未冠數人，行於鱸堂。今又廢。士大夫之家，隆重婚姻，納幣、親迎，遵行鼓勵。至世俗之輩，好尚侈靡，又有較量財帛，……士大夫之家，喪事俱仿《家禮》而行。其小民之家，乃有盛作佛事，……有心世道之君子，亟宜訓誡如禮。祭禮，民家多未有家廟，惟一二舊家世族有之。享祭獻薦與《家禮》所載尚不甚殊。」⁴⁷

另，《幹州新志》（六卷·清雍正五年刻本）言：「祭禮 前輩先達教人，必以《文公家禮》，至今相習，日久不增減。禮數從容，周折合度，或喪或葬，頗有可觀。」⁴⁸《新續渭南縣誌》（十二卷·光緒十八年刻本）：「喪禮 紳士家一尊《家禮》。」⁴⁹《臨潼縣誌》（九卷·乾隆四十一年刻本）：「喪禮 紳士家仿《家禮》。」⁵⁰

（三）西南地區

該地區除西藏流行藏俗，其餘四川、貴州、雲南均在一定程度上受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。

四川的《重修成都縣誌》（十六卷·同治十二年）、《華陽縣誌》（四十四卷·嘉慶二十一年刻本；三十六卷·民國二十三年刻本）、《金堂縣誌》（九卷·道光二十四年楊得質補刻本）、《金堂縣續志》（十卷·民國十年刻本）等，都有關於《朱子家禮》的記載，特別在成都地區受其影響比較明顯。有關資料如：「喪禮 ……均與《文公家禮》相符。」⁵¹「喪禮，俗以《家禮》為法。祭禮，俗多建祠堂。」⁵²「喪禮，皆以《文公家禮》為法。」⁵³

《貴州通志》（一七一卷·民國三十七年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）載：「喪禮，士大夫家衰絰、苦塊、哭踊，悉如《家禮》。」⁵⁴《遵義府志》（四十八卷·道光二十一年刻本）：「祭禮 士民家

⁴⁶ 同上，第 31-35 頁。關於劉九畹《家禮補注》的詳情待考。

⁴⁷ 同上，第 37 頁。

⁴⁸ 同上，第 40 頁。

⁴⁹ 同上，第 45 頁。

⁵⁰ 同上，第 48 頁。

⁵¹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西南卷（上）》，第 1 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1 年。

⁵² 同上，第 16 頁。

⁵³ 同上，第 19 頁。

⁵⁴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西南卷（下）》，第 421 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1 年。

必設香火位於中堂，中大書『天地君親師位』，……士家或別建宗祠，然百不一二。」⁵⁵雲南《呈貢縣誌》（八卷·光緒十一年增刻雍正本）載：「喪事宜遵《文公家禮》，俗尚建齋誦經，治酒宴客，殊為非禮。」⁵⁶《陸涼州志》（八卷·鈔本）云：

「冠禮 男女冠、笄遵三加之禮，告于祖祠，速賓示以成人之道。

婚禮 遵行六禮。……舊俗婿毋往娶，今遵《家禮》行奠雁，婿往親迎。

喪禮 自殯至葬，遵《朱子家禮》，惟酬客靡費實多。

祭禮 立神主於祠堂，四時致祭。」⁵⁷

（四）中南地區

先看河南。《汴水縣誌》（二十二卷·乾隆九年刻本）載：「婚姻於六禮中不問名、納吉、納徵，因《家禮》有從簡之說也。」「喪葬一衷《家禮》，第閭里多作佛事，讀禮之家或不能免，且好為冥器之類……祭祀不設祠堂，惟奠木主於庭除，往拜於墓首。」⁵⁸《新鄭縣誌》（三十一卷·乾隆四十一年刻本）載：

「婚禮 先遣媒通言，然後納采、納幣、親迎，皆有宴會以召鄉黨親友，較古禮為簡約。……

喪禮 大小斂之屬久不行，餘自始死至服終，與《家禮》不甚相遠，但用樂為異耳。

祭禮 士大夫家有設祠堂用《家禮》者，餘惟堂上供祖先……」⁵⁹

可見河南在一定的地區，一定的層面，受到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。

湖北、湖南的情況近似。湖北《大冶縣誌》（十八卷·同治六年刻本）載：

「婚禮 一遵《家禮》，豐約視其貧富，而六禮鮮備舉者……

喪禮 因《家禮》而損益之，惟殯用樂。……

祭禮 清明掃墓，登穀薦新，中元、歲初及忌日焚楮致奠。大家則建祠堂興瑞……」⁶⁰

湖北《德安府志》（二十卷·光緒十四年刻本）言：「祭禮，士大夫家有力者建祠堂，無祠堂者祭於寢。每歲清明節謁墓，七月望日、孟冬朔及歲暮皆有祭。其儀不盡依《家禮》……」

⁶¹

湖南《長沙縣誌》（二十八卷·嘉慶二十二年增刻本）：「喪禮，好禮之士有遵《朱子家禮》不作佛事者，亦有同志撰家禮，從宜為簡而易行者。」⁶²湖南《善化縣誌》（三十卷·嘉慶二十

⁵⁵ 同上，第 440 頁。

⁵⁶ 同上，第 734 頁。

⁵⁷ 同上，第 791 頁。《陸涼州志》（六卷·乾隆十七年刻本）有類似記錄，見同書第 790 頁。

⁵⁸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中南卷（上）》，第 11-12 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1 年。

⁵⁹ 同上，第 26 頁。

⁶⁰ 同上，第 325 頁。

⁶¹ 同上，第 347 頁。

⁶² 同上，473 頁。

三年刻本)：「喪葬，自殯殮以至歸窆，士族多遵《家禮》，有不作佛事，撰家禮從宜從簡行之者。」⁶³

再看廣東。《增城縣誌》(二十卷·同治十年增刻本)載：「族必有祠，其始祖為之大宗祠，其支派所自為之小宗祠，或謂之幾世祖祠。」⁶⁴《番禺縣誌》(五十四卷·同治十年刻本)：「喪禮，昔有用樂，近來士大夫悉遵《家禮》。……俗最重祭。縉紳之家多建祠堂。」⁶⁵相形之下，廣西受《朱子家禮》影響較弱。《橫州志》(十二卷·光緒二十五年刻本)載：「喪 信巫道或浮屠，間有遵《文公家禮》者。」⁶⁶《全州志》(十二卷·嘉慶四年刻本)：「喪禮 ……其准紫陽《家禮》而行者，不過數族焉。祭，郡俗有先祠者少，大半奉主於家，中元備物致祭，一二知禮家稍有改易。」⁶⁷

(五)華東地區

《朱子家禮》在福建的傳播和影響比較突出。如：《連江縣誌》(三十四卷·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)：「婚禮……納采、定聘、請期，悉依《家禮》。」⁶⁸《平潭縣誌》(三十四卷·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)：「近世於冠禮鮮能行者，郡中惟一二禮法之家偶一舉行。」又引《福清縣誌》：「吾閩婚禮，由納采、納幣、請期而親迎，多依《家禮》。」⁶⁹《永泰縣誌》(十二卷·民國十一年鉛印本)：「冠禮 冠禮久廢，乾、嘉諸老有行之者，亦只在婚娶時。……喪禮 ……凡含、斂、奠、獻、陳設，尚准《家禮》行之。……祭禮 ……每節辰除夕，有祠者祭於祠，無祠者則列饌焚楮于中堂。」⁷⁰《同安縣誌》(四十二卷·民國十八年鉛印本)：「婚嫁之禮，從前未詳，今遵《朱子家禮》，坊間有《文公家禮通用》一書。」⁷¹《建寧府志》(四十八卷·康熙三十二年刻本)：「喪，大率用《文公家禮》，每越七日必祭，間有用浮屠者。」⁷²

又如：《政和縣誌》(三十五卷·民國八年鉛印本)：「冠禮，近世惟通都大邑禮法之家偶一舉行，政邑徧小，此禮之廢久矣。……祭禮，惟世族之家有宗祠，四時薦獻，悉照《朱子家禮》。此外，則清明、中元，民間普遍致祭。」⁷³《安溪縣誌》(十二卷·乾隆二十二年刻本)：「冠、婚、喪、祭，風俗攸關，安溪為朱子過化之區，遵《家禮》者久矣。然貧富不一，奢儉頓殊，城邑鄉村習尚不無各別。……喪禮，士大夫尚依朱子《家禮》。……祭雖為吉禮，而祭則親喪

⁶³ 同上，475 頁

⁶⁴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中南卷(下)》，第 691 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1 年。

⁶⁵ 同上，第 698 頁。

⁶⁶ 同上，第 904 頁。

⁶⁷ 同上，第 996 頁。

⁶⁸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華東卷(下)》，第 1205，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。

⁶⁹ 同上，第 1211 頁。

⁷⁰ 同上，第 1219-1220 頁。

⁷¹ 同上，第 1228 頁。

⁷² 同上，第 1239 頁。

⁷³ 同上，第 1259-1260 頁。

之日。世俗于祭日盛饌致薦，主人飲酒食肉，與生忌無異。李文貞公《家訓》云：『當以《朱子家禮》。』⁷⁴《漳州府志》（五十卷·光緒三年芝山書院刻本）：「婚姻為正家之始，禮之大者。吾閩婚禮由納采、納幣、請期而親迎，皆依《家禮》，但鄉俗間有不親迎者，有親迎而不奠雁者，有略於醮子、醮女一節者。……《家禮》有高曾祖禰之四時祭，又從伊川有冬至初祖之祭。」⁷⁵《漳浦縣志》（二十二卷·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）：「大宗、小宗之祠，各春秋二祭，儀節悉依《文公家禮》。」⁷⁶《長泰縣志》（十二卷·乾隆十五年刻本）：「邑重宗祠，比戶皆然。其富厚知禮者，有大宗、小宗之祠，歲時致祭，長幼序拜，秩然可觀。又有書田以贍族之士夫，故四民皆知向學，紫陽之遺澤其猶未泯乎。」⁷⁷《龍岩州志》（二十卷·光緒十六年張文治補刻本）：「各族均建宗祠，分支復設支祠，……升降獻酬之節，率准《文公家禮》。」⁷⁸

《朱子家禮》在浙江產生過程度不輕的影響。如《富陽縣志》（二十四卷·光緒三十二年刻本）：「祭不一處，蓋鄉村無族不立宗祠，祖先神主皆藏祠內，家不供立祖先神位。」⁷⁹《嚴州府志》（三十五卷·乾隆二十一年刻本）：「喪，大率用《文公家禮》，惟不行斂，不用布絞。」⁸⁰

《朱子家禮》在江蘇有一定的影響，但似乎並不深入。尤其是本地鮮有祠堂，祭禮比較簡單。如：《首都志》（十六卷·民國二十四年南京正中書局鉛印本）：「明婚禮，大都本《文公家禮》……明代喪禮，大抵本之以《儀禮》、唐典，參以《朱子家禮》。……清代金陵喪禮，多軼於官定之制。」⁸¹《吳縣志》（八十卷·民國二十二年蘇州文新公司鉛印本）：「宗祠之立，在士大夫家固多，而寒門單族鮮有及之者，以故祭禮愈形簡略，奉神主者惟有家堂而已。家堂之制，如朱子之所謂長龕堂，而中無板隔，自始祖以下之主皆在高懸樑間。」⁸²《周莊鎮志》（六卷·光緒八年元和陶氏儀一堂刻本）多言及《書儀》、《家禮》、《通禮》，但又言：「宗祠為近地所鮮，故祭禮愈略。」⁸³《句容縣志》（十卷·光緒二十六年楊世沅刻本）：「喪事，衾棺必勉力從厚，其《文公家禮》所載一切儀文，或闕而未備……」⁸⁴《揚州府志》（二十七卷·萬曆三十三年刻本）：「揚俗喪禮，士大夫家或用司馬及考亭《家禮》。……祭，唯縉紳家間有家廟，

⁷⁴ 同上，第 1303-1305 頁。

⁷⁵ 同上，第 1309—1312 頁。

⁷⁶ 同上，第 1317 頁。

⁷⁷ 同上，第 1325 頁。

⁷⁸ 同上，第 1328 頁。當然各地風俗不一，也有相反的記錄，如：《霞浦縣志》（四十卷·民國十八年鉛印本）：「祭禮 霞浦城居多客籍，聚族至數百年發族數千人者極鮮，故宗祠無多。城中建祠者，止一二姓。各鄉稍有舊族，然宗祠亦不遍設。」同上，第 1277 頁。《福安縣志》：「士大夫之家遇喪事亦必成服虞祭，第不能純任《家禮》……。」同上，第 1281 頁。

⁷⁹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華東卷（中）》，第 609 頁，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。

⁸⁰ 同上，第 621 頁。

⁸¹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華東卷（上）》，第 352-355 頁，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。

⁸² 同上，第 376 頁。

⁸³ 同上，第 386-390 頁。

⁸⁴ 同上，第 482 頁。

亦弗盡制。民庶多從寢堂設龕祔奉之。」⁸⁵

山東一定程度地受到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。《淄川縣誌》(八卷·乾隆四十一年刻本)曰：「喪禮 士夫家概作佛事，雖執禮者不能違俗也。五七有祭，告葬有祭，皆喪主親之。將葬，作行述，為志銘，立神主，一遵朱文公《家禮》。」⁸⁶《德縣誌》(十六卷·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)

「祭禮……有宗祠者祀於祠，無宗祠者祀於廳事，無廳事者祀於居室，亦《家禮》士庶寢薦之意。」⁸⁷

現上海地區受《朱子家禮》的影響較弱，如《青浦縣誌》(四十卷·乾隆五十三年刻本)：「祭祀率從苟簡，而凶事又皆從俗，輒多繁費。」⁸⁸僅少數資料提到《朱子家禮》。如《寶山縣續志》：「今世俗祭其先世以四代為斷，蓋猶遵《文公家禮》。」⁸⁹

四、《朱子家禮》版本概略

現存卷一至卷三影宋抄配宋刻本《朱子家禮》(五卷，附錄一卷)，藏中國國家圖書館(原北京圖書館)，收入顧廷龍先生主編的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。1992年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纂「孔子文化大全」，由山東友誼書社出版，其中「述聞類」中的一冊，影印輯錄了《帝範》、《家範》、《帝學》和《家禮》。此影印本《朱子家禮》，應即原北京圖書館所藏影宋抄配宋刻本。⁹⁰由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落款的「出版說明」指出，此本當為南宋淳祐年間杭州刊刻本。⁹¹根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和翁連溪編校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，宋代刊印的《朱子家禮》，中國大陸現僅存此一種。⁹²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對這個本子紀錄的信息有：「宋刻本(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)七行十六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」⁹³采入「孔子文化大全」的《朱子家禮》與這些特徵相合。

四庫全書收入的《性理大全》本《朱子家禮》，分四卷(即《性理大全》卷十八至二十一)，卷一為家禮圖，卷二為《家禮序》和通禮、冠禮、婚禮，卷三為喪禮，卷四為喪禮(始於「虞祭」)。日本學者吾妻重二曾特別留意《性理大全》本《朱子家禮》，可參見他的研究成果。⁹⁴韓國學者盧仁淑則指出：「流行於韓國者，皆屬於《性理大全》之翻刻，而日本淺見訥齋點本乃

⁸⁵ 同上，第485頁。

⁸⁶ 同上，第99頁。

⁸⁷ 同上，第113頁。

⁸⁸ 同上，第44頁。

⁸⁹ 同上，第69-70頁。

⁹⁰ 1986年我曾在北京圖書館借助此本的縮微膠捲閱讀。

⁹¹ 但這個「出版說明」沒有明確指出所影印的本子藏於何處。

⁹² 但上述「出版說明」卻提到了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四所載《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》(每半葉七行，行十四字)，並謂「是書現藏北京圖書館」。待查。

⁹³ 翁連溪編校：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第一冊，第80頁，線裝書局2005年。

⁹⁴ 吾妻重二：《朱熹[家禮]的版本與思想的實證研究》研究成果報告書，日本，平成十五年三月。

就《性理大全》本校正文字而作者。」⁹⁵

四庫全書本《朱子家禮》分五卷，卷首有《家禮序》，卷一《通禮》，卷二《冠禮》，卷三《婚禮》，卷四《喪禮》，卷五《祭禮》（從「四時祭」開始）。後有《家禮附錄》。此本的結構與前述影宋抄配宋刻本基本相同，⁹⁶不同之處在於，宋刻本在卷首還有黃幹的《書家禮後》（收入《勉齋集》），木主全式、分式（圖）及潘時舉、仲善父的說明文字，在附錄內還有「裁辟領四寸之圖」等圖四個半頁。

據日本學者阿部吉雄的研究，⁹⁷有宋本纂圖集注《文公家禮》十卷，內收楊復附注、劉垓孫增注。此本清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有載，分通禮、冠禮、婚禮各一卷，喪禮五卷，祭禮二卷，圖散見於書中；「序文尚是朱子手書」。⁹⁸還有元本纂圖集注《文公家禮》十卷，圖若干，內收楊復附注、劉垓孫增注、劉璋補注。一般認為此系元人據上述宋本纂圖集注《文公家禮》，加入劉璋補注而成。2005年出版的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，記錄有十卷本的元刻本《朱子家禮集注》。⁹⁹由此清晰地呈現出《朱子家禮》版本系統中五卷本之外另一條十卷本的發展脈絡。

除了四卷本（《性理大全》本）、五卷本（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）、十卷本，元代還有《文公家禮》七卷本，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載錄，曾為阿部吉雄所關注。明代有七卷本刊印，曾進入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的關注視線，謂：「即《文公先生家禮》。五卷正文依舊。前面列家禮圖一卷，附圖集中於此。抽出深衣制度，為深衣考一卷，置為末卷。」¹⁰⁰但七卷本未見載於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。

明成化年間，丘濬撰輯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，凡八卷，此為《朱子家禮》注釋本、增刪本中影響最大者。另，明代湯鐸撰《文公家禮會通》，十卷本；現存景泰元年（1450年）湯氏執中堂刻本等。明代魏堂撰《文公家禮會成》¹⁰¹，八卷本；現存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刻本等。明清二代有關《朱子家禮》的注釋本、增刪本層出不窮，圍繞家禮或冠婚喪祭「四禮」的撰著同樣難以計數。下面集中論述丘濬所撰《文公家禮儀節》。

丘濬，廣東瓊山（海南）人，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舉進士，官至文淵閣大學士。在其任經筵講官時，針對南宋真德修所著《大學衍義》「有格物致知之要，誠意正心之要，修身之要，齊家之要，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」，遂耗時十年編撰《大學衍義補》，「採集五經諸史百氏

⁹⁵ 盧仁淑：《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》，第19頁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。

⁹⁶ 這個宋刻本分卷一《通禮》，卷二《冠禮》，卷三《婚禮》，卷四《喪禮》，卷五未立標題，從「四時祭」開始。

⁹⁷ 吾妻重二《朱熹[家禮]的版本與思想的實證研究》和盧仁淑《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》都有引用。

⁹⁸ 瞿鏞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（二十四卷）卷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。

⁹⁹ 分列三個條目，均題宋楊復、劉垓孫撰。同注92。

¹⁰⁰ 「孔子文化大全」本《家禮》「出版說明」，山東友誼書社1992年。

¹⁰¹ 魏堂，承天峴山人，以進士出任蕭山縣令。上海圖書館善本部所藏《文公家禮會成》載錄他人所作序文兩篇，其一由賜進士蕭山黃九皋作，云：「峴山魏侯宰蕭之餘，析《家禮》之文，而以諸注及經傳之發明禮教者，綴於逐條之下，仍以己見及儀注附之。」

之言，補其闕略，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」。¹⁰²而他撰輯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，在治學和致思的路徑上恰好與此相反，側重的是「齊家之要」。《大學衍義補》與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，兩書都非原創之作，均屬傳注發揮一類，卻構成一種思想內涵和價值取向上的互補。

嘉靖年間曾任刑部尚書的何鼐，在給《文公家禮會成》作序時，對《文公家禮儀節》有評價如下：

「……王源為之《（家禮）易覽》，馮善為之《（家禮）集說》，然皆瑣鄙繁雜，有偏駁之私，而鮮融會之識，本欲發明《家禮》，而不知其為《家禮》之戾多矣。善乎瓊山丘氏之《儀節》也，發所未發，備所未備，而《家禮》為之復明。」

四庫館臣《文公家禮儀節提要》說：「是書取世傳《朱子家禮》，而損益以當時之制。每章之末，又附以餘注及考證，已非原本之舊。惟所稱《文公家禮》五卷，不聞有圖，今刻本載於卷首，而不言作者，多不合於本書。……」

丘濬高度重視禮的作用，更將《朱子家禮》奉若寶典，請聽他在《家禮儀節序》中所言：

「文公先生因溫公《書儀》，參以程張二家之說，而為《家禮》一書，實萬世人通行之典也。……世之好議人者，已懵然于儀文節度之間，而忌人有為也。聞有行禮者，則曰彼行某事，未合於禮；彼行某禮，有戾于古。甚者又曰，彼行之不盡，何若我不行之為愈也。殊不思人之行禮，如其讀書然。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，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，較之並與金銀不識者，果孰勝哉？濬生遐方，自少有志於禮學，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，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。及出而北，仕於中朝，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，蓋亦鮮焉。詢其所以不行之故，咸曰禮文深奧，而其事未易以行也。是以不揆愚陋，竊取《文公家禮》本注，約為儀節，而易以淺近之言，使人易曉而可行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。若夫通都巨邑、明經學古之士，自當考文公全書，又由是而上，進于古儀禮云。」¹⁰³

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卷首有：1）丘濬自撰《家禮儀節序》，2）引用書目，3）《文公家禮序》（朱熹自序），4）黃幹的《書家禮後》，5）其他闡明《朱子家禮》來歷、主旨的資料 5 則，即「陳氏淳曰……」、「李氏方子曰……」、「楊氏復曰……」、「周氏復曰……」、「黃氏瑞節曰……」，6）針對「李氏方子曰……」和「周氏復曰……」丘濬所作的兩段按語（「濬按」）。

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卷之一「通禮」；卷之二「冠禮」；卷之三「婚禮」；卷之四「喪禮」；卷之五「朝夕哭奠 上食」等，版心署「喪葬」；卷之六「虞祭」等，版心署「喪虞」；卷之七「祭禮」；卷之八「家禮雜儀」等，版心署「雜錄」（其餘卷一、卷二、卷三、卷四、卷七版心所署與卷名同）。每卷之末有圖。以卷之一為例，其末有「通禮圖」，計有：《大宗小宗圖》，《祠堂三間之圖》，《祠堂一間之圖》，《祠堂時節陳設之圖》，《家眾敘立之圖》，《義門鄭氏祠堂位次圖》，《五世並列之圖》，《祭四世之圖》，《神主尺？》，《神主全式》，《神主分式》，《櫨

¹⁰² 《丘文莊公文集》卷一《進大學衍義補奏》。

¹⁰³ 丘濬輯：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卷首《家禮儀節序》，成化甲午春二月甲子瓊山丘濬序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。

式》，《深衣前圖》，《深衣後圖》，《深衣掩袷圖》，《新擬深衣圖》，《大帶，緇冠》，《幅巾圖》，《屨圖》，《屈指量寸法圖》，《伸指量寸法圖》。

基本沿用《朱子家禮》的正文，對原注加以增刪，編撰「儀節」、「祝文」、「書式」、按語、「考證」、「餘注」等內容，逐條綴于正文之下，卷末收入圖例，這些構成《文公家禮儀節》體例的主要特點。「儀節」是該著非常重要的核心內容之一，體現出書名的命意，可用來直接指導民庶生活，規範行為方式。以「冠禮」部分的第一則「儀節」為例，它出現在「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」之下（又分正文和注），正文是：

「序立。盥洗。啟櫝。出主。復位。降神。主人詣香案前。跪。焚香。酌酒。俯伏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平身。復位。參神。鞠躬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平身。主人斟酒。主婦點茶。鞠躬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平身。主婦復位。跪。讀祝。俯伏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平身。復位。辭神。鞠躬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拜，興，平身。焚祝文。奉主入櫝。禮畢。」

按語、「考證」、「餘注」用來或表述作者觀點，或釋難解疑。「考證」約有 10 則，它們是：《通禮考證》、《婦人拜考證》、《宗法考證》、《婚禮考證》、《喪禮考證》（四條）、《喪服考證》、《葬考證》。「餘注」約 3 條：《婚禮餘注》、《喪禮餘注》（2 則）。

中國近世「家禮學」中，前有《司馬氏書儀》、《朱子家禮》，後有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；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具有相當的地位，也進一步推廣了《朱子家禮》。其間的關係，在各地地方誌中留下印痕，茲舉一例以結束本文。《大興縣誌》（六卷·清抄本）載：

「婚禮 古有六：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。《朱文公家禮》止用納采、納徵、親迎，以從簡要。丘濬謂：問名附於納采，納吉、親迎附於納徵，六禮之目自在焉。士民悉准行之。納采曰『行小茶』，納徵曰『行大茶』。」¹⁰⁴

¹⁰⁴ 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·華北卷》，第 32 頁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。類似記錄還見於《宛平縣誌》（六卷·抄本）：「婚禮，古有六禮：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、親迎。《朱子家禮》止用納采、納徵、親迎，以從簡要。明丘濬謂：問名附於納采，納吉、親迎附於納徵，六禮之目自在焉。鄉紳士民悉准行之，納采曰『行小茶』，納徵曰『行大茶』。」同上第 13 頁。本文作者案：上引《大興縣誌》和《宛平縣誌》均存在明顯筆誤，可能也是輾轉傳抄之誤。茲引《文公家禮儀節》卷之三原文對照：「濬按：古有六禮，《家禮》略去問名、納吉、請期，止用納采、納幣、親迎，以從簡省。今擬以問名併入納采，而以納吉、請期併入納幣，以備六禮之目。然惟於書辭之間略及其名而已，其實無所增益也。」

參考書目

- 《朱子家禮》，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《朱子家禮》，宋刻本，收入“孔子文化大全”，山東友誼書社 1992 年。
- 丘濬：《文公家禮儀節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本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齊魯書社 1997 年。
- 王叔杲：《家禮要節》，明隆慶五年自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。
- 魏堂：《文公家禮會成》，上海圖書館藏。
- 鄭泳：《鄭氏家儀》，清刻本，上海圖書館藏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。
- 呂坤：《四禮疑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同治光緒間補修呂新吾全集本。
- 郭嵩燾校訂本《朱子家禮》，光緒十七年思賢講舍刊本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。
- 《明史》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《開元禮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《明集禮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《清通禮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《性理大全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中華書局影印本。
- 朱彝尊：《曝書亭集》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- 瞿鏞：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。
- 翁連溪編校：《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》，線裝書局 2005 年。
- 侯外廬、邱漢生、張豈之主編：《宋明理學史》，人民出版社 1997 年。
- 陳其泰等主編：《二十世紀中國禮學研究論集》，學苑出版社 1998 年。
- 吾妻重二：《朱熹[家禮]的版本與思想的實證研究》研究成果報告書，日本，平成十五年三月。
- 盧仁淑：《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年。
- 丁世良、趙放主編：《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》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（原書目文獻出版社）出版，1987 年，1989 年。